

潮头拾贝 |

当暴风雨来临之际

■ (四川)贾勇虎

——
当长风,把昔日
曾为你拼命鼓掌的手指
突然攥上,当潮声
挟着十亿浪花,和着七月的暴雨
忽地窃改和吼出了
当年一位军人的诗句——

XX,你不能这样做!
XX,你该——洗一洗!

中国,那些逃税洗钱的“星”们
你们感觉到了吗?听到了吗
暴风雨——来——啦!
是这样猛,是这样急
是这样的,以摧枯拉朽之势
以雷霆万钧之力!

二
我是盐。十万年深埋于地底
一经出世,人类三月没我
就会像衰草般枯竭
但我何曾,把身价涨到千元一克
我是电。是水火交媾的宠儿
一但不来,城市千家万户
瞬间成为瞎子
但我何时,把每户宰到万元一夜
我是油,我是气,为争得我
天下的权力、军车和核弹,都在拼死抵力
但我又何时,流到哪里
非要水军送上鲜花和恋曲

当然,我更不知道,什么叫偷税
只知道,我们的一切,都关联着四个
能让大地震颤、江海怒号的大字
——民——生!
——民——意!

三
你们,真的,真的是
太把自己,当那么回事儿了

你总以为,你生得帅,长得丽
没有你,天下影视都成不了宴席
你总以为,你新鲜,你牛气
你那千百万粉丝
比人民的军队还有战斗力
因此,你无法无天
你毫不客气!你向天下伸出了手,让人们
把掌声给你,把鲜花给你
把奖杯给你,把股权给你
然后,你飙着豪车,价值千万
你狂购别墅,动辄上亿
你脸不红,心不怯
竟还,比上比下比左比右不满意
还要用阴阳来投机
还要用偷逃来掠取
恨不得明天的中国首富
不是实业家,也不是开拓者
而是一位
绯闻满满的“戏子”

四
我是父亲,私下里,我多希望我的儿子
是你。去剧组跑跑
就会捞回一个蓝领、白领
十年也挣不到的津贴
我是爷爷,睡梦中,也祈愿我的孙小女
像你。眼睛撞上一个飞蚊
也让上万粉丝,哭红了眸子
但我不能啊,因为我明白
地震废墟
需要按烂千双手指
长堤堵洪,需要划伤万副身躯
卫星、航母、绝密建场
需要十万条生命
挡风,沐雨,失联
甚至顾不上,远在异乡的孩子妻子的
健康和贞洁……

是的,我不能,我明白
我的国,我的地球
可以,一百天不看戏!
没有影视,还有小说
没有小说,还有小诗
如果这些都没有了,也不是问题
但绝对不能没有
食品,能源,医疗和教育
绝对不能没有,街头的警察
边防的卫士
他们的职守,比你一千倍的神圣
比你一万倍的了不起!

因此,我要说,这个天下
这个天下大国之人,怎么能全都像你
都像你,就喝西北风去
十三亿人活命,岂能只是
听戏和唱曲?

龙门谢师

■ (四川)杜阳林

群贤毕集汇宝山
滴水流长度玉坤
气度风神高境界
襟怀情慷妙人生
暮春修楔行书载
豪兴临笺逸赋成
极品辉光千万代
世称恩师巴蜀惊

潮头品茗 |

又到七夕,提起那冰凉的笔,没有秋日和暖,却有过早霜冻。想说的,却什么也没有。不想说的,却是千言万语。

从何起笔?又从何画上句号?这都是无法想像的未知数。让冰凉的笔头紧挨着酸酸的鼻尖,就那么狭隘碰触,直到鼻尖暖暖,笔头不再冰冷。双眼里,泛起那早已闭幕的过往,真不知从哪一幕戏开始,也不知从哪一幕戏结束。

只隐隐觉得如梦如幻,飘飘渺渺。平铺的白纸上,等了半个世纪,就是想落下那句涩涩玉言,直到彼此心都破碎,彼此情都伤尽完美,直到青春被岁月吞噬,爱恋被风雨冲淹。那一句磐石般玉言承诺依旧封存于心底。

世上没有说不出的话,却有做不到的事和完成不了的担当。也许,彼此从一降落到人间,便开始重蹈牛郎织女那幸福而甜蜜的悲情故事。不知有多少个七夕被无情与冷漠遮掩,又有多少个不属于自己的七夕里,在田园,在山岗,在闹市躲藏。

放飞心灵,让心灵四处飘荡。前面有风,也有雨。之后的阳光,是暖意,或是嗤人。不必刻意去问,也不必认真去想。无拘无束的飞吧!最高峰的挺立,也不过是一颗麦芽糖不小心粘贴在墙壁最凸处罢了。

将白云远远甩在后面,过了最蓝天空,依旧在宇宙里张望,依旧在宇宙里流浪。有一片海,没有湿湿的雨滴声,没有美妙的音乐响

那天早上,我和妹妹推着轮椅再次陪着母亲去旧中医院热疗。到热疗室门口,我扶母亲从轮椅上下来,让母亲坐在凳子上缓口气,自己顺手放下装有母亲热疗时用的毛巾、水杯、手纸之类的纸袋。

没等我回过身,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顺着声音寻去,原来是我高中时的一位同学。我问她陪谁热疗,同学说是她的婆婆。这让我一下想起了前几天,这位同学在朋友圈发的一对老人同时住院的文字和图片。我急忙询问了两位老人的身体情况,又问同学“你的老公呢?”同学笑着对我说“出门去了!”我愕然!同学口中所说的出门就是外出务工去了。我又问:“那轮椅呢?”同学说:“我放到一楼过道里了,然后把婆婆背上来!”我忍不住“啊”了一声!连声说:“你真厉害!”同学冲我笑笑,补充道:“婆婆老了,长得瘦,不碍事的!我打量着同学不太结实的身板,带着好奇的心掀开

微小说 |

一个昏黄的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一只白色略带有花纹的猫,丝丝闲情流露在举止仪态上。时而踱步,时而跳跃,在房屋田野间跳跃穿梭。

淡淡的幽香萦绕在田间地头,带有梦幻般的神奇,小白猫看到了一只硕大的老鼠,可能硕鼠就是这么来的。“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大老鼠啊大老鼠,你不要吃我种的麦子,我侍奉你多年,你却不回头看看我。我一定要摆脱你,去寻找幸福,寻找那乐土。

小白猫就这么看着那只硕鼠,说不上喜欢,说不上玩弄,可能就是猫戏老鼠这么简单吧。

惊鸿一瞥,在硕鼠回头的刹那,一双乌黑贼亮的眼睛印射在白猫那单纯无邪的双眸

一条国道,从县城郊外笔直延伸而过,时有长途货车、客车过境。司机们往往在路边一颗大榕树旁停下,奔向树底下的一个粥摊。

两条长凳上横着一块木板,木板上摆放着十几个塑料盒,里面装满了酸辣椒、酸姜、酸萝卜、酸豆角……一盒一样,绝不雷同。

炎夏烈日,人还没有走近,醇厚浓郁的酸野味已经扑面而来,感觉燥热的身体先凉透了下来。只需摸出四块钱,就能买到一海碗玉米粥或白粥,酸野任吃,食客们吃得肚皮滚圆,酣畅淋漓,直呼“痛快”。

每每这时,摊主要么悠闲地摇着蒲扇,要么笑呵呵地忙这忙那,整个人慈眉善目。摊主姓张,大家都亲切叫她张阿婆。大家来喝粥,都是冲着那诱人的酸野来的,可也有人对那酸野视而不见。

那是一个热浪滚滚的中午,夏蝉嘶吼,张阿婆粥摊旁,突然“呲”急刹声响,停下一部半旧不新的面包车。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汉子跳下车,屁股刚落座矮凳,手端大碗急急往嘴边送,也不送菜,“咕噜咕噜”几声,大碗眨眼见底。随即手往灰盆“啪啦”一抹,黏糊糊的一道道浊汗“滴答”往下滴。

接着扔下一张钞票,“不用找钱了”言毕离座走人。张阿婆还在低头找零时,车子已经“轰轰”发动。等到她手抓发票“喂喂”追出来时,面包车已经颠簸着离去了。

开出几十米外的车子屁股后盖突然弹开,滑下一个物件。张阿婆看见了,扯着喉咙喊了几声,然后迈着碎步慢慢走过去,一看,是一个帆布包,张鼓鼓的。

“先帮看管吧。”张阿婆想。包太重,她连拉带拖带回摊边时,已经是气喘吁吁的。啥东呢?张阿婆弯下身子,皴裂的手一只扶着袋子,一只扯开拉链,“哗啦”袋子打开了,只一瞅,张阿婆差不多掉光牙的嘴巴张成了“O”型:一刀刀红彤彤的老人头,调皮地挤出饱满的袋子!她竟然有些手足无措,上气不接下气。



起。却深深网住纷飞迷茫,网住栖歇方向。柔风一阵阵狂野飞奔,丝雨一阵阵斜飘舞烟,宁静在一波波翻腾……四季都是波澜的安祥,四季都是忧伤的别离。

管不住心灵,总会跳腔四扑,跌宕沟壑,起降山峦。伤,一次次撕裂,痛,一次次冰麻。收掠一己的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却是凝滞的现在。如果有汪清潮,我会让心拥着你的温馨纯洁永潜。如果有道彩虹,我会搭着那乱了眼眸的虹桥划过,即便踩空跌入深渊也会畅然。心情与肉体碰撞,血淋淋的肉体没法束缚那想要张飞的心情。

挣断的锁链零落一地,留下的只是溅花

家风是一种传承

■ (甘肃)王充慧

热疗室的门帘,朝病床上看去,只见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平躺着,热疗的仪器正对准她的腰部,看上去并不是她口中所说的那么瘦弱。我又问:“两位老人同时住院,你一个人能照顾得过来吗?孩子们的中午饭怎样解决?”

同学给我解释:“公公虽然患有高血压,支气管炎,行动缓慢些,但还是可以料理自己的生活,倒是婆婆腰疼,走不成路,这几天都是公公先和我一块陪着婆婆来热疗,然后一起吊水!今天早上我硬是没让来,免得他一走快就呼吸困难。公公一天吊两瓶水,婆婆一天吊一瓶水,吊水结束后就能互相照顾,上个厕

会娶猫的老鼠

■ (陕西)何凯凯

中,再也挥之不去,就这么确认了眼神。

放松,放任,甚至给它找来食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行为,旁人以为,猫,都不会捉老鼠了。

就这么过了许久,许久,从陌生到熟悉,一点一滴凝结起那可怜的心有灵犀。谈着天,说着地,说说人生,说说世界,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在相拥的季节里度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

“你说,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
“世界很大,牵着你的手,分不清东南西

卖粥阿婆

■ (广西)苏龙

她慌忙环顾四周,人影都没一个,这才拍拍心口,慢慢缓过气来。“一定是上天可怜我这苦命老婆子,开眼了,谢天谢地。”张阿婆双手合十,喃喃自语。老头子卧床多年,也该带去省城医院看看了,老房子也该翻建了,儿子也该谈媳妇了……

她边心里盘算着,边手脚麻利地收拾锅盆碗筷,放到一只箩筐里,另一只箩筐里放进那个帆布袋。扁担两头往两个箩筐套绳一穿,弯腰起立,张阿婆挑起箩筐就往家里赶。

“不偷不抢,送上门的,不要白不要。”张阿婆边走边宽慰自个儿,走着走着,她的脚步慢慢放缓,走在村边时候,已经停了下来不走了。

那张长满络腮胡子的脸一直闪现在她脑海里,那张脸写满了焦急不安。

“这主儿像被鬼催一样心急燎的,敢情是出了什么事,说不定这些票子就是救命钱咧!”张阿婆脸有些滚烫起来,她轻轻叹了一口气: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要一辈子都不安生的。这样想着,张阿婆就转过身,往自个的粥摊走去,箩筐欢快悠扬,脚步轻盈有力。等啊等啊,张阿婆望穿了眼,终于远处传来“滴滴”焦急的喇叭声。

“总算把你给盼来了,来,数数。”心急如焚的络腮汉子“啪啦”开袋,颤抖着手点钱。他突然双膝跪地,眼泪一把鼻涕一把说:“阿婆,您可是救了我们一家子啊。”张阿婆慌忙扶他,嘴里念着:“使不得,你这是折阿婆的寿呢。”

临走前,络腮汉子掏出一捆钱,硬塞给张阿婆,阿婆推了回去。他再三坚持,她就拉下脸说:“这是你的血汗钱,你想叫阿婆晚上睡不

眼帘的金星。想要飞去的不是无限膨胀的欲望,却是拥抱四季的温馨自然。

楼林里,屏蔽污浊、吮吸甘露,收掠清新。山野里,空旷“透底,横扫孽障……害怕的不是抬头看那雨后的彩虹,而是颤微的遮掩那撕裂后的疼痛。花香的春风轻轻卷着思念远去,恬静的秋月用清凉平抚涟漪。

我在花落叶黄一角久久蹲望。厚翠的竹绵里只有栖歇的鸟儿在细语,高苍的桉柏在对着白云传递着我那淡淡的相思。冷了,一地残叶扑卷着零乱思绪,慢慢被雨露浸湿,就那样,眼睁睁看着被质腐。拾不起一片像样的残叶,小孔处也疏漏了根根思绪。

家风是一种传承

■ (甘肃)王充慧

所之类的。我就赶回家做饭,再送饭,晚上他们二老就睡在医院,我回家管娃。有时候,娃娃姑姑也过来搭把手,替替我!”看着同学自信的目光,我忽然觉得有时候我对母亲的态度,不觉惭愧。母亲是生我养我的人,给了我生命和养育的人,我怎么能 在母亲面前耍孩子气而不尊重老人的想法和她狡辩呢。

接着,同学又问了我母亲的情况,我们两人不由地感慨:“人老了,身体或多或少都有毛病,这是自然规律!”

坐在一旁的母亲听到我们的谈话,连声对我的同学说:“你是个孝顺媳妇!”接着母亲给我的同学讲起了她自己的情况,说她有病

七夕,也掠夺了那唯一柄存的眸望。翻出绝望底子,春天殷容颜依旧,只是过早奔向深秋。水在沉沉低吟,风在颤颤抚慰。谁也安抚不了忧伤,忧伤却把谁都给感化。岁月对谁都不留情,带走的都是美好,留下的都是忧愁。

每个人的青春都会被剥饰,唯有深藏心底爱恋却永远也带不走。那千千纸鹤早已褪色,那厚厚的笔记早已封存,那写满相同名字的薄薄纸上也沾了一天一点思念的尘埃。诉不尽,无穷酸涩,道不完,别离愁苦。

唯有那鹊桥偶遇,才能真正剥尽所有心思。人世间,没有谁对谁错,只有珍惜与放弃。恩怨恩怨天生就是拿来折磨人的,折磨那不爱平静的心灵。多少个日夜,多少个七夕,眼泪都化作了云烟,思念变成了流水。一天天,一年年,玻璃心碎了又沾上,沾上又打碎。

一直想着七夕夜,就那么短暂的踏空奔月,就那么随风抵霄。爱,复杂得只剩一片空白,爱,幸福得只剩一滴眼泪。灵魂,早在你身边萦绕,肉体,却还在拼命硬撑。七夕夜,平铺的白纸上依旧没有落下一个字,只有那一滴热烈的酸泪浸湿着薄薄纸袋。

像平湖里一滴水,荡起千千万万个相互环绕的圆圈,我就是最里面那小得无影波圈。被月光粉妆,被云层幽掩。轻轻放下那只被双手握热的笔,梦魇的心早已远去,去那被人遗忘的地方!

这三个月,儿子、女子、媳妇都在她跟前很好,她只是感觉太拖累娃娃了!同学安慰我母亲说:“这说明你的家风是好的!”

母亲当然不知道我同学嘴里说的家风是啥,只是一个劲地自责拖累子女太多。在母亲眼里,养育子女长大是她的责任,子女养母亲老是对子女的拖累。这让她清何以堪?

我的这位同学是东小的一位老师,因为老公长期外出务工,家中老人无人照顾,一年前刚刚从乡下调回城里,她一边教书育人,一边照看老人和孩子的生活起居,任劳任怨,从不说累。做到了用实际行动释义自己的家风和为人师表的典范,我想:哪个孩子如果有缘与我的这位同学相遇,肯定会在她耳濡目染、身体力行的环境下,幸福茁壮地成长。我也相信:有同学这样以身作则,她们的家风一定会越来越好,也越来越受到他人的尊敬。

微小说 |

远走他乡,望不尽的延河川,生生弥漫的信天游,烙在神魂里的故土情。走过了一山又一水,风雨又一程,遍地狼烟,避无所避,逃无所逃。

它们也就不再寻找,硕鼠斜靠在白猫的臂弯,火红的一样斜映下,硕鼠永远的闭上了眼睛,曾经的嬉笑,一幕幕闪现在眼前,嘴角勾起了一抹笑容。

白猫,若有所思,带着声声哀情,唱起来“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泪水早已不能自己,哭红的眼眶,水肿的脸庞,谁又能嗔怪这一切,再也回不去的故乡。抽噎着的气息,断断续续的唱道“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说啥 大伙儿都不信了,人群炸开了锅,那个楞头青发了疯一样要按下打火机,我死死控制住他,冲工友们喊:咱再信他一回!又冲他吼:你他娘还不快点去把钱弄来!”

“那后来呢?”
“下午的时候,钱总算弄回来了,大伙这才放过了他,我抢过了打火机,悬着的心才从嗓子眼滑下来,坐下来后感觉腿脚都不是自个儿了。”

“作孽呀,三条人命,差点……”
“娘,是五条人命咧,后来才听说工头婆娘有几个月身孕了,是双胞胎呢。想想都后怕,假如那家伙不拿钱回来,那把火一点……”听得张阿婆心惊肉跳。
“工头硬塞我一沓钱,我推回了,娘不是说过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吗?那家伙哭啊,一脸的大胡子都挂满了鼻涕眼泪。”
“大胡子?”张阿婆愣住了。半晌,她叹气说:“一念善恶,一世人生啊。”

